

北大，

BEIDA GEIWO YIGE GUNIANG

给我一个姑娘

江左张亮\著

北大

BEIDA GEIWO YIGE GUNANG

给我一个姑娘

江左张亮／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北大, 给我一个姑娘 /江左张亮著. —北京: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0.1  
ISBN 978-7-5304-4426-9

I. 北… II. 江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04694号

## 北大, 给我一个姑娘

---

作 者: 江左张亮

策 划: 王 辉

责任编辑: 邵 勇

图文制作: 博雅思

责任印制: 张 良

出 版 人: 张敬德

出版发行: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16号

邮政编码: 100035

电话传真: 0086-10-66161951 (总编室)

0086-10-66113227 (发行部) 0086-10-66161952 (发行部传真)

电子信箱: [bjkjpress@163.com](mailto:bjkjpress@163.com)

网 址: [www.bkjpress.com](http://www.bkjpress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5.75

版 次: 2010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4-4426-9/I · 056

---

定 价: 22.00元

# 序

有同学问我，为什么文采这么好？我说，第一，那是你没见过真正好的。美女是比较出来的，美文也是，何况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。第二，我都长这么丑，你要是让我的文字跟我人这么丑，我不要跳未名湖去死？

总之，上帝是公平的，不会让你全方面愧死。

写小说与其说是我积极的进取，不如说是对我长得丑的补偿。证据之一，我五岁之前没有发福，两条眉毛中间有一个红红的胭脂印，那是妈妈用中指蘸了印泥摁上去的。走在大街上，常常有漂亮的阿姨和皮肤松弛的大妈企图猥亵……他们从我母亲的怀抱里抢过我，用涂满胭脂的嘴唇在我粉嘟嘟的脸蛋上印红印泥。

我嘹亮的哭声见证了阿姨和大妈们一块又一块红色印泥的蹂躏。那时候我还小，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帅哥。我被妈妈带着上

女厕所，脱下裤子，抛出一道劲道十足的弧线，在女厕所粉白粉白的墙壁上画地图。四周的阿姨和大妈们总要叽叽喳喳，七嘴八舌：

“哇，谁家的漂亮娃娃，竟然是一个男孩！”

我五岁之前的小帅哥形象是一去不返了。五岁之后我开始长肉，像注水猪肉般疯长。我经常对我妈说我遇到了黑心屠户。

所以说，上帝是公平的。

当然，除了遵从上帝公平的安排，我也有自己小小的想法。我相信小说可以给我们另一种“现实”，并非是可以替换成“金钱”的那种现实，而是可以替换成“批判现实”的现实。我承认我不是行动的巨人，而是反抗的种子。我希望生活本来应该是如何，至于生活实际是怎样，有别人去关注，那不是我的兴趣。

小说给我契机，让我得以文饰和展望现实。和历史类似，它是我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”。当然，有的人任意打扮小说是为了风花雪月，为了赚钱，为了一时意淫——但那不是我的目的。

我喜欢王小波的一句话，人们总是生活在两个世界，一个是现实的无趣的世界，一个是想象的诗意的世界。但我还要加半句，这想象的诗意的世界必须是对现实无趣世界的反照，更是对美好世界的关照。

给我出单行本的编辑是北大的校友。他之前问我，我的小说是不是历史，或者玄幻、“穿越”之类。按照他的理解，这世界上小说只剩下两种 YY：一种是现实的 YY，一种是玄幻的 YY。

我轻轻告诉他，按照我的理解，小说分两种，一种和“我”的生活是“隔”的，一种和“我”的生活是“不隔”的。当下流行的畅销小说无非历史、玄幻、“穿越”，属于“隔”的。我要写的小说是“不隔”的，是要让所有人感同身受的小说。

“这是不是很难？”他问。

“如果不难，我就不做了。”

编辑同学两天后给我打来电话，第一句是：“你的小说我一口气看完了，看得我几次拍桌子。我要给你出。”

我想，他是体会到那种“不隔”的感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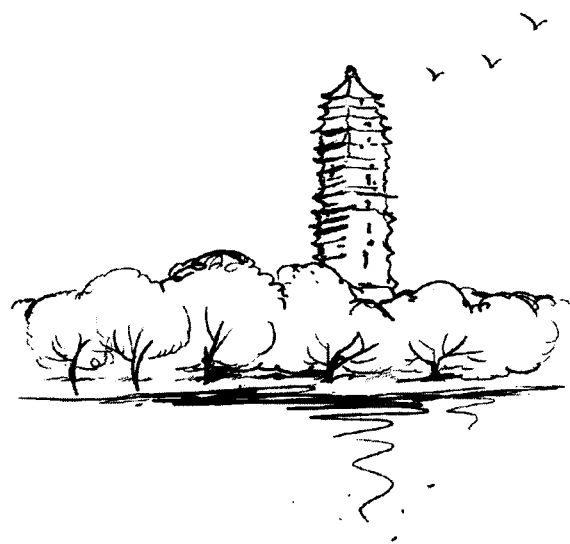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是写畅销小说的，如果有一天我的小说幸而能够畅销，那也许是“长了一张畅销书的面孔”在起作用。

我一直在关注每一个人的生活，当然包括我自己的。我一直以为生活本身是最有趣的，就像历史；今天生活里的每一秒，都是下一秒的未完成历史的前奏。

我喜欢它们，并且想记录下来。

江左张亮

2009年9月于北大蔚秀园





北清大学学生田文亮坐在火车卧铺车窗旁边，看外面一排又一排白杨树像一年又一年离开自己的日子，化为一团又一团白茫茫的空气，感到既伤感又充实。他姓田，大名田文亮，意思是有文化又漂亮。

田文亮记得刚接到录取通知书时，豪情万丈，往电视台的镜头前一站，大声说：“在北清大学，我是沧海一粟；出了北清大学，我是擎天一柱！”第一次出远门，他在火车上掏出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给乘务员看，乘务员叔叔把那张如假包换的录取通知书翻看了足足有五秒钟，好像是刚把人民币掏出来准备交税的老农民，喃喃道：“这个东西好。”

田文亮很得意，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。

刚进大学的那一年，上体育课，他在体育场光秃秃的跑道上费了吃奶的劲奔跑，一圈两圈三圈地奔跑，没有终点地奔跑，心里面想到的是那个叫阿甘的美国佬。其他男生都成功撞线，转过头来看着自己，田文亮像一只慢吞吞的蜗牛，一片叶子，迟钝地爬向另一片叶子。全班的女生，从来没有在田文亮世界里出现过的那帮雌性，这时候仿佛倾盆而下的大雨，全都学习天上掉下的林妹妹，齐声呼喊：“小甜甜，加油！”

他无法接受自己不是擎天柱而是小甜甜的事实。速度和高度没有优势，他决定在深度上做一做文章，于是他去听中国哲学课。课上他看到一个女生孤零零地坐在第一排正中央，正对了老师讲台的位置，端端正正，一丝不苟。其余的学生，和那女生空出来三四排的距离，仿佛是在躲避一尊瘟神。田文亮提着书包，弯腰弓背，在众目睽睽下穿过走道，大大咧咧地坐到那女生的身后。他感到自己很风光，有一种扬眉吐气的畅快。这时候立在讲台上的戴黑边眼镜的老师，突然笑容可掬地转过身，面对田文亮做了一个“V”字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田文亮立刻大声叫道：“Victory!”然后为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抢先撞线沾沾自喜。

老师没有作声，继续把那个“V”字放到前排的女生面前，问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“……”那女生的声音细小如同苍蝇嗡鸣。

“非常好！”戴眼镜的老师眼睛眯成一条缝，“V”字马上变成一个大拇哥。田文亮立马觉得自己如同被剥去包装的粽子，丢在众人眼前没了包裹，只引得一阵潺潺的口水声——不是食欲，是唾弃。

田文亮的哲学课之旅彻底终止。然而他死不瞑目，他坚持认为哲学老师是在故弄玄虚，自己是对的。

田文亮一边愤愤不平，一边迫不及待地参加了一堂小说课。第一次上课，他发现周围全是美女，于是大大地兴奋了一下。他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，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投稿，发表过三篇童话、四首现代诗，还给一个高中时的班花写过一百封情书。

“我还是有闪光点的。”他继续在心里面沾沾自喜。

第三节课上，老师开始评点前两次上交的小说习作。田文亮的习作是《半只鸡腿》，讲述了一个家境贫寒、父母双亡的山里娃在大学中饱受歧视、排除万难、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故事。文学课老师似乎特别欣赏这篇小说，读得很仔细，“这里，写到吃鱼肉，应该更仔细，是怎么吃的呢？饥肠辘辘、连刺带肉吃，还是吐了鱼刺吃鱼肉呢？要详细。还有这里，女主角看到男主角为了她自己被人修理，应该挺身而出，然后峰回路转，两情相投，琴瑟调和。”田文亮听得两眼放光，于是欣欣然等待被老师点名、被四周美女齐齐注视的神奇场面，那必定是盘古开天地以来最壮美的画卷之一。

“这位同学的习作我看了很多遍，感觉很感人、很真实。我敢说，唯如此之人方能写如此之事，唯如此之事方能显如此之情。涉及隐私，我就不公布这位同学的名字了。”

田文亮好像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。从此他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这东西是他写的，也更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是文学青年。证明自己是丐帮帮主必须有打狗棒，证明自己是文学青年必须有作品，即使那打狗棒早已经朽木不可雕，那文字不过是粉面骷髅。

田文亮开始发觉自己高中毕业时候说的那些豪言壮语似乎有些问题，觉着，即使出了北清大学，他也只是一条虫。

这时候距离他考进这所大学，已经有三年了。

## 二

田文亮有女朋友，或者说田文亮认为自己有女朋友，于是他就有了女朋友。就好像上帝说：“要有光！”就有了光。同样的道理，田文亮说：“要有女人！”就有了女人。

放寒假了，田文亮回家去。他的家在一个不到二十万人的小城镇里，依山傍水。田文亮回到老屋子的天井里，摊开书来看。他老爸走过来，把书往旁边一甩，问他：“文亮啊，你啥时候给我带个儿媳妇回来？”田文亮不说话。他爸就又开始絮叨：“啥时候呢？你看隔壁家小周大学都没有考上，就带了一个漂亮媳妇回来，马上要结婚了。你在北京念书，也得多个心眼儿，别念成个书呆子。”

田文亮把书重新捡到手，埋了头说：“我有啊。我有女朋友。”田文亮说这话的时候想着一个人，他爸他妈听到这话时也想着一群人。

“在哪里啊？什么时候带回来让我们大家也看一看。”家里人总是一边烤火一边笑着催。“在北京，太远了，等我毕业时候就带回来。”于是田文亮和他爸他妈一起掰着指头算日子，各怀鬼胎。

大三春天的早上，田文亮很早就爬起身来，带上自己订的两瓶牛奶，外加两根火腿，跑到二教去占座位。他一边走一边打哈欠，脑子里面晕乎乎的。两瓶牛奶是给自己和自己的“女朋友”小波的。田文亮的“女朋友”叫小波，并不是因为胸围不够大，而是说脑袋圆乎乎得像个球。

故事必须追溯到大一下学期，田文亮在一教上自习，一个人歪着脑袋坐，在一个女孩子身后。那女孩子头上扎了一个小辫儿，脑袋埋得很低，手里拿本书，叫《权力意志》。田文亮就像一尊雕像，歪着脑袋偷偷地看了半个钟头。

那圆乎乎的女孩子突然抬起头，恶狠狠道：“你看舒服了没？”田文亮吓了一跳，脑袋上冒出一层密密麻麻的汗豆。

“不舒服……”田文亮老实答道。确实，他看了半天也没弄清楚自己正处的状况。

“居然看得不舒服？还敢再看？打！”然后那女孩子照他的

脑袋敲了一下，笑了。

那女孩子叫小波，田文亮很喜欢她埋着头看《权力意志》的样子：睫毛一眨一眨，像桥底下停泊的船，随波轻轻荡漾。看书时小波话很少，田文亮话也少，他们就这样一前一后地一起读书。

小波是A社的。A社是北清大学第一大旅行社，当然是为了爱心的旅行社：这么多男孩、女孩，这么长的路，辗转大半个中国去看望希望小学；在车辆上，在山岭间，在希望的田野上，长满了芳草萋萋的故事。

田文亮也参加了A社，他总是要求和小波一个小组。白天，他帮小波提衣服，晚上，他看小波领导大家做活动。小波无论什么时候都站在人群中间。

“我喜欢尼采，喜欢《权力意志》。”她不止一次亮着两只大大的眼睛对田文亮说。然后点点头，撅起嘴唇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你啊，文亮，就是太软弱了。”

田文亮笑嘻嘻道：“呵呵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好。”

那天晚上在甘肃，去往某个希望小学的宿营地，天上点着灯，一盏一盏，月亮和营地里的狗一样冷得抽风。小波全身哆嗦，把头靠在田文亮的肩膀上。星星很亮。那是小波第一次和田文亮靠得这么近。田文亮浑身颤抖，忽冷忽热，犹如打摆子一般。他感到小波的身体很柔软，就像一摊混了水的泥。他听到一个声音轻轻问：“田文亮，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”田文亮嗓子眼冒汗，答不出来。“我看你是没有的，对不？”田文亮擦擦汗，

轻轻道：“有的。”

两年就这么过去了。田文亮和往常一样把两瓶牛奶放到桌子上，就像两年来他做的那样。离上课还有半个小时，田文亮像往常一样摊开书看。过了半个小时，小波没有来。老师来了，开始上课，小波还是没有来。两个小时以后，老师下课，田文亮拨小波的手机，关机。

田文亮失神落魄地走出教室，往小波的宿舍走去。沿途的叶子碰到头上，像一个又一个网球，砸到被掏空的西瓜上，扑通扑通作响。他想起A社在甘肃的那个晚上，天上的灯都很安静，路旁的水很深，只看到河里一片又一片叶子随水而去，也觉得那都是他的。不像在北清大学，在春天的学校里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多叶子，长得勤勤恳恳。哪个是我的？一眼望过去，却一个也不是，只看到小波从图书馆前面的石头狮子那走过来，牵了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的手。两个人看起来很亲密。那个男生是田文亮同宿舍的兄弟，是上一次学校辩论比赛的优秀辩手。小波的头靠在那男生的肩膀上，笑容像是喀纳斯湖里的水。

田文亮站在那里，一言不发，像一尊雕塑，直到小波和兄弟看到自己。他试图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一些解释，然而他只看到了平静，或者是惶恐。他望着他们从自己面前走过，慌乱得不知所措。想哭，想叫，却又什么都没做。他把手机掏出来，给小波发过去一条短信：“这是怎么一事情？”

他坐在图书馆门前的石头狮子那等回复，一直等到下课，等

到晚饭，等到晚自习的铃声打响再打响，等到路人们都散去，因为他实在没有力气起身。他只是在心底里反复吟唱他最喜欢的那首歌：《那些花儿》。

他等到了小波的回复：“对不起，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朋友的，你也从没真正说过喜欢我的话吧。谢谢你陪伴我走过这么长久的路。你是一个好人。祝你幸福。”

田文亮的父亲问田文亮有没有女朋友的时候，田文亮就在想这个女人。他觉得，没有一个男生可以像自己那样对一个“女朋友”了，但是那仍然不是自己的女朋友。他想起来小波看《权力意志》时候的表情，想起来自己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的意志，要为了爱一个人赴汤蹈火，为了得到一个什么看起来漂亮的、值钱的东西死而后已。他总是像一片羽毛，无所谓地飘荡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。

然而，他不感到绝望，因为没有时间让他绝望，大三了。“你啊，文亮，就是太软弱了。”他对自己说。

### 三

田文亮在床上躺了一个白天外加一个晚上，和所有初尝失恋的男人一样，觉着，心里面少了一块肉，这块肉不是别的，是自尊，这种自尊无法找回来，只能淡忘。田文亮是一个恬淡的人，总的来说，他不会特别为了一个东西斤斤计较。小时候，他就一点不反感借了橡皮擦不还的人。他觉得借橡皮擦不还是小事，大不了就是一块橡皮，虽然被人劈腿算不得小事情，但是以此类推，也算不得特别要命的事，毕竟就是两条劈过的腿，就像一对分得太开以致无法再合拢的圆规，不要也罢。

田文亮醒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思考自己该干吗。这个思考经历了三年的洗礼，到现在还只是一个思考，连构思都算不上，像所有大三的学生一样，他开始茫然。女生们在这个季节普遍开始学